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四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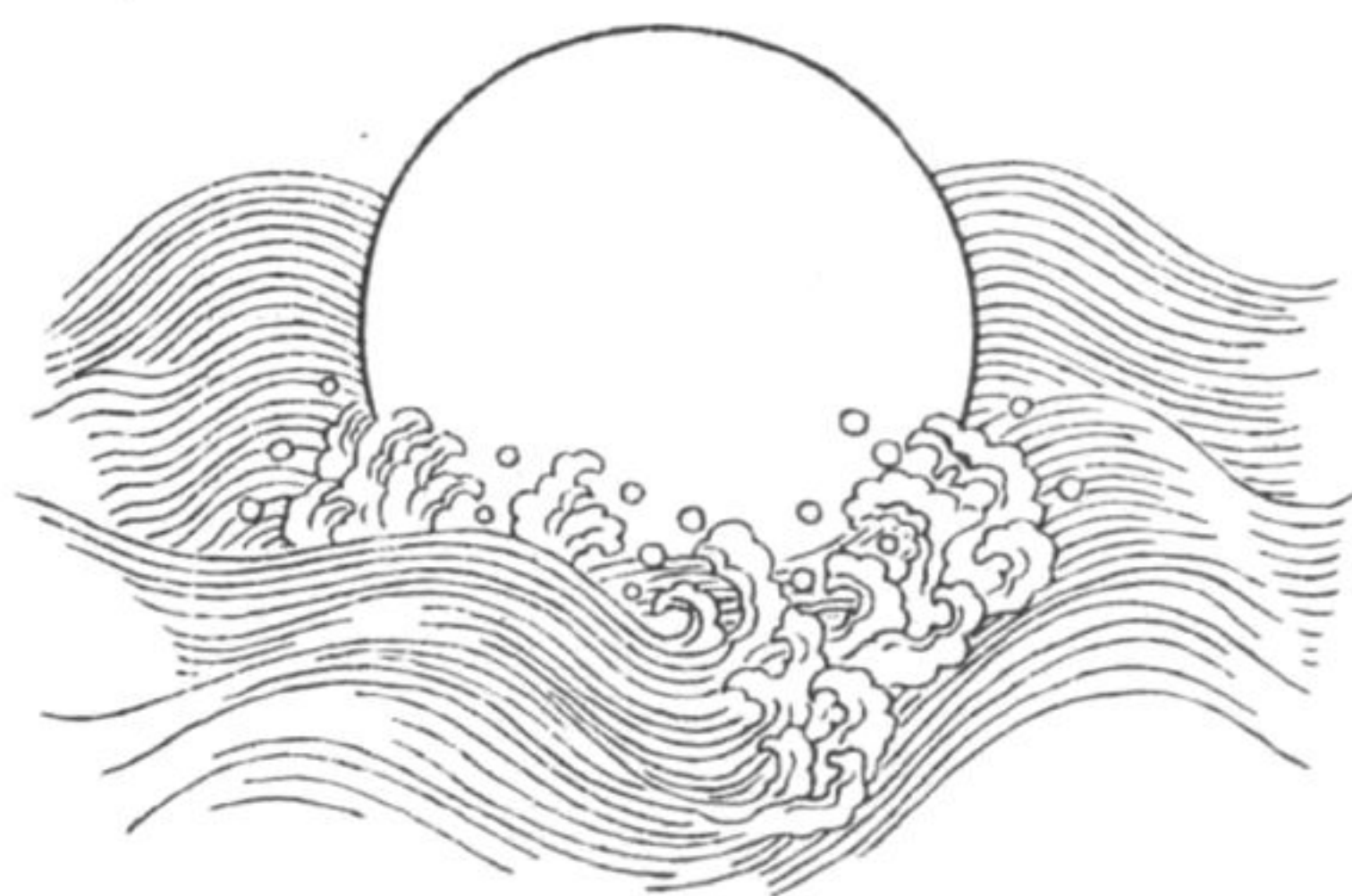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王世貞 著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二）

明萬曆五年世經堂刻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五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為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揆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廼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弇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一 世經堂錄
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大抵遷固而時時飭以已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耿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儼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

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居為予言地多山荒僻簞屨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䟽逖不閉阻深聞留得耀於光明推編而雕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馱而勉為文其類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

弇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二 世經堂錄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無錢穀微案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

送袁履善郎中審錄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

曰醉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
禦仇殺時習見將鼓顧大要乃在推朴少別生死已
爾非故扶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

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為弁髻履跣訓侏僂使
從經生言廟培底於列聖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
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微以法整一之於是法
真然著夷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 天子緣

先帝好生德五載輟興思諭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
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蠹

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三

世經堂

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遣使

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 上旨刺使所宜遣曰內

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

里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

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

之當西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

劉新平亭咸頃不究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

劉杜印或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

然外謂袁子當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

不殺茲知道於戾戎日淮陽之後奉 上命以

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不敢淫逞其志猶致死也乃
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瘴乎子陸行

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窮跡其幽
而纖芟介草出於刈跡燒痕者生意固油然而具也山

之氓鳥言而腥食蓬行而阱陷甚憫惻焉為吏所漁
織罪犯文欺而飾怨者楷拳園土中咸加額望

天子使一鳴訴其抑子務得情尚寬大哉俾頌明加
德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

甘雨沐也瘴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四

世經堂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稱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

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

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糜縣官帑即代滿索靡不巍

然高也居恒詫 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

相緣 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

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絕不

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

待公也非 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觀頰

言厥或公子姓鮮乞白恩澤而 上殊念之一日召

公

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髫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
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離
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未竟耶天夫司
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
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扶
先人遺脂車乘圖雞走狗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
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
待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
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
以身塋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
弁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五
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極
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泚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
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
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聞
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
功去者雖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
氣奪至今冤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
公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
勝公公幸勝美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
廷記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氓畯卒

成不使先紹而瑞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
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
之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肅當疏上執政
為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
子既以辱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
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
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予茲
何以贈有功醜治淮淮賊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
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
蠹蠹其積然茲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更得
弁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五
執簿書絕之亦誰為若志且惜矣有功益勉
使文好如予輩稱隲西李氏聽其家聲其有以康
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性恬然怒辱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
軍中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
倉卒臣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恩計亡出於是大司農
日夜騎駝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
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寡
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

吾緹騎得遷帥畢當戍錄多大富侯民非久輒跳
去僅跡哥爾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
他竄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鉤校
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 天子方坐西齋宮覽
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
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
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
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
而詭出名迫之是不類煩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
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沮格他語或多難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為上言
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
其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
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人
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
為巧中軌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開言者路不亦大
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官第内外百
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墾悉地力致
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

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謬盪若此
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
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觀其利御
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
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
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間黨朋友然
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
恠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
民一致福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手予可無
慮矣予可無慮矣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世經堂刻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為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
景帝時 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
革師臣啖籛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觀幸恩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
獨亡太學師生名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
上不言然賞亦絕不復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
者來朝謁 上館文恭公尚書 上故嘗從受經恩
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鮮當意者亦為思之
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少知與以目中

是亡踰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館之自如也
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公知自愧責曰館
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而

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予嚮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
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
介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違衆守是不折奇禍
不逞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
相相必尊爾而至今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
諸子孫廷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挂朝籍亡慮十餘
輩皆食公不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

弇州山人稿

卷之五

十一世經堂刻

殊哉然予則又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父寔
之矣前是瑞安令明經舉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
而今為進士則已馴謹信厚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
不為令游揚者而久之竟逡巡受瑞安且去瑞安令
非大卑仰軀內也顧俗士僅見其表銖計而寸衡之
令不得不輕其望令不得不內而令去為瑞安甚樂
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耶吾嚮者觀郡邑守
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濶疎其治條而恒聚
精神於奉事間其自卑過人臣也而其先旨嚮而逆
趨之也殆於媚人主即心喻御史監司所非是以不

當而亡不整折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旁結其所
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矣亡論所繇最也而上之
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旌之以為固然而忘其職文
恭公一儒師抗 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

避株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
懾威而舍已屬衆以斬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
墾切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
故為褒許之非必意暱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
漢時嚴延年為河南好戮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
驛奏事不數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搥手腹帽嚴使君

弇州山人稿

卷之五

十一世經堂刻

而更多蓄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方旦
從鄉課農察閭閻事爾然郡婁舉豐年而使從西
方來輒行將璽書黃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
竟以怨望及不道誅禍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
可徵強覲避哉今文恭為今守知其必不河南亡疑
也文恭不為河南一時聲稱未可必知其當於民亡
疑也子行哉後三年而有璽書瑞安令者予得而慶
曰稱於文恭公後矣

送劉憲謙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之為人斤斤者謹許可顧獨首善予云予之善

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屈竊歎伏也日
騎踰關挽諸陵直走橫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

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皇恐請
死六郡亡見車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
雜行虜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謀非素出見跟
蹠行穢者累創者即縮引反而大司農心欲劉君將
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韎韐請
武庫兵不得僅得罷卒數十騎行輜重前追勞雲中
軍卒生不習虜聞風簌簌林樹間葉墜則大駭以為
伏咋指欲跳而君按劍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輜重偕
并州山人稿卷之五

抵雲中軍既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絮且泣軍中
咸踴躍欲死報天子而劉君歸從容致軍事大司
農先是君家亦莫知嚮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
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為物司之
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農坐是中愧愛劉君而
君署山西山西隸諸征鎮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
兵所奉及非時賞請檄旁午計度支水衡錢可數十
百萬緡而請亡慮十倍大司農坐堂上仰屋歎晨朝
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鈎
校南方郡國歲悉輸致官而財節所請緩急次第之

竟軍興不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窮乏
遠近與竭澤漁爾至所以探源啗委之說蓄未果究
也而會君少有所不足意轍語予曰生犬馬幸未憊
為上捍一面必有當者何令齷齪操推刀代他人悲
喜為也於是劉君分出守數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
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幸少緩計議邊即兵罷有以
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祿簿當轉二千石之衛輝
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
廼得捍一面如素志幸甚夫衛輝古稱朝歌牧野而
殷之墟也擁太行倚共孟門而襟帶乎黃河左右內

并州山人稿卷之五

洪衛之水既膏腴萬頃其形勝甲天下卒有變衛
他也而平時又多舟車使傳奔走絡繹居人亟稱守
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為守聽民事爾即聽民事少其
張設陳措咸飲衣租而守之是共執敢干撓柱獲惠
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他人
悲喜如即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君
收者乎夫邑令不具籍籍章勞苦之賜籍又使人
行公中吏而抵津吏罪此其鈎距操切不赫然
神明預而蘭陵公過非之聚歛計數亡主也劉君
即要持國體不欲為竭澤漁必舍是而保障何疑

武王子曰昨大盜弄潢池兵屠三輔邑轉浸而攻剽至河南風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令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撫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君年最幼其為文獨精志潔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亡以辱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歛然顧景而內遜然余與二三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之上春官者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式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七

王君

不終即試所為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載數言乎君之所以收於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違天抑伸且今坐而校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令之角逸足於五父之衢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言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已吾與王君異時讀書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為諸生見宴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蹙額而思手援之泫然而止也何者

非其初也今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有里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蔀屋上下脅息而耳目於一人宴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舉手掣足之間而宴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中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戴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王君之江張季黃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不賞不賞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不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憖然而無言余謂王君者從王君借計吏舟中也篝燈熒熒然搔背痒相尉他日苟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

舟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七

王君

仕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何以語王君雖然請得以千言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廉不苟一介取予不妄然長者其趨人之疾痛甚於已此非無當於民也雖然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王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卒內遜王君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余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為詩劇烈性致宛然幻變担材博而命旨玄即世

所稱誦名家者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必實好惟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摠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徇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疎也夫新喻難李子哉予應曰否否子且

余州山人稿卷之五

十五

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幽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據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軋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幽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殫

精研研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賦詩也其不以易心賦政明矣李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徇分蓋猶有幽民之風焉今去志所躬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鴻朴滋奸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操切鈞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幽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鬱山川之靈

井州山人稿卷之五

十五

致采民物之服術標茲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

詩序以別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江南獄中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仁孝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孝且上務義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覲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也故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僂僂其音聲澤蛟隣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詰言道理都服而嫻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弛

弇州山人稿卷之五

王世貞

格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畫出其智力無以角度劉其弱者狎侮欺詬撫挾挨枕蓋靡不至焉疾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可謂之自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時得天下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者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而自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者於心得暫緩據實請上之仁於民斯甚哉予嘗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因而郡國守相得徑取

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數十里而目眈眈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屬書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妻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天子今使君君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戮而寔不得專又其肯已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盡交懋焉以仰悉德意予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懼且祝曰公休哉永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弇州山人稿卷之五

王世貞

送惲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予聞惲君楚人語承天事者感額曰嗟哉不支矣予嘗讀史直得考紂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計者竟其底而學成之吏何以措手茲土也惲君之謫泉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重而君益切孰敢借惠文法彈治世然而秦時之惲君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予聞之惲君為他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舛不自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

威陵洞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
天子行視

先皇帝園廟增制度戒有司為道亡芟薙一草遇木
移樗礮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奈何茂忌
器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鮮貴人敵得不罪否乎蓋
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漢乎不先其未發而
道之實授彼欵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奇禍
後之人重惜禍而跡弛委靡甚且與暱焉豈 天子
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已甚完而推腹愈信
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禮

并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十九

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強暴而法伸於明
主則未有媒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
入子果腹心臣議馳傳徵逮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詔後樂者亡得借乘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
下歲時致恭

先皇帝園外得禁錮強為非守者即齟齬選懷寡益
於此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繇郎積資亡害擢按
察御史之楚貪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治
子於異哉光世所為稱說於昔則既已驗而當
者予其知而遽授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

施之哉昔漢世祖行鉤隱匿問東海王獨疑其南陽
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然悟也推其
指假借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威黨而進天下
之持法吏今 天子幸既已哲於志不欲稱私其鄉
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
人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悚尋前覆矣君脩於
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
言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為法曹不
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眾者此其大
云予素特異光世勇於達志或率致少婉而明練習
人證如所言者予高抗而待君之楚政矣

并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五

二十一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
見亡隱乍接之或類若亢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
沉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既以吏部選人次授新
令行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
承即有所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淦之三年

舟州山人四部稿

卷之五十六

文部

而予僅得友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稱異
伯承即乍接之而溫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親而
久而上下其論亦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復當
得令乃令新淦其邑居並臨江支屬出而朝臨江守
及臺臬為鴈行差池車騎肩袵退而考吏牘案土風
所施設類同當其得也嗚呼奇哉予推鈍以他能狀
幸得交二君二君幸得令而壤封接蓋若予往矣日
伯承有所不合而衆毀之盛曰新淦令令而詩乎已
武吏晨環令案問一言冀獲當而去而令愀然斤下
之亡為敗吾思其毀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信蓋

舟州山人四部稿

卷之五十六

文部

上承行予賦幽風云其指略曰幽風詩也周公詩人
也究物曲徧昆蟲草木析民隱則起止服食祭祀燕
饗食力助弱咸周愛而曲豫之而何以詩厲政者伯
承深於詩爾耶未幾臺使首推揚伯承行能跡卓異
且列旌而毀者亦改前大譽令得民稱矣烏乎自秦
世因罷經生業劫天下以吏為師漢雖稍蠲復之而
其道終泮不合今號能精刻名法家及所急錢穀兵
甲吏人鼓頰詆譏治天下何用腐儒為也此皆非真
於法家錢穀兵甲語者齊人轅固生河間韓嬰之流
治詩大氏守其師言膚末耳然能信之亢太后刺園
曉不挽為正治非平津侯而傳清河常山各蹇蹇多
疑奮然此糾之其所引經非能當於指而朝省見亡
不披靡下至其後雖趙京兆之吏治獨屈指不疑以
為此冒朝廷事已易如也而况孫君明四詩體於其
治事敦厚者耶向予謂伯承即令不稱然不以易其
詩也果不稱令意其為詩亡深得也今孫君行而之
新淦而不治則可行而之新淦而道途關橋梁飭微
亡厲男安拒女安織口新淦令功德不置又何疑哉
予我謝伯承亡負友信矣更三載而謝新淦令之亡

八也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往與張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冰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捷為用大行張騫言益斥地叩笮盡蜀土無饒瘠涵薄者語稱崦山下有跋鴟至死不饑饒當何如哉蜀之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襍居按堵無犯歲收供吏士廼不之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

高皇帝制詔天下定兵政諸邊重蜀西邊番夷以故

并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六

重已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餒廩餽諸棄遺土地漸

無憂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之一以城守二者就南

面即歸縣比沒入田田之收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

餘萬頃當天下半又故號饒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

粟而得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費庫藏數溢羨陳陳之

積其說何耶且既以蜀兵將恐孽蠹嚴法而威之法

久不任待分外臺臣專紕理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

深辛罪無所恤逃亡銖累而將又極意蠶食焉滿國

之理有力與卓鄭之徒把持而漁其間何限也甚臣

聞江然冀得適代去於是人又不任矣聞之衆稱外

臺唯屯田簡號無害至多所兼治夫使因故襲陋習

而不為之所宜其簡也湘南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

臬王君任專理屯以璽書馳傳往則過世貞而蹙額

曰衆乃易予任矣夫子則何敢易哉蓋王君嘗為郎

治獄上間有所怒以屬郎而王君釋牘從輕典曰法

如是足也他曹郎私目攝君不動而賴上仁聖竟

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能出口一旦法所在

極以重輕迫之愈自奮即君任誠不易君胡不易也

夫蜀大都之中疆挾勢要來奸吾政即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望深而秩薄是不久當

并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六

遷奈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搜粟棗都尉之治許

下執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效速王君賢即故案

不過一舉廢而裁禁何事久也今大司農經耗賦稅

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笑使冠蓋相望王君舉最報蜀

士飽而馬騰康有餘食當猶持黃金詔道西者必之

王君美

送前比部德成守開封序

大梁代稱帝王都距其初二千年矣魏公子之下

身為客者客豪舉咸自歸為任俠雪仇亡命下乃椎

擊之憚為劇而務好雄其俗傳所謂梁國大都之中